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百年館慶書系

情书

——致中山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编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百年馆庆书系

情书

QINGSHU

——致中山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书：致中山图书馆 /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 —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11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百年馆庆书系)

ISBN 978-7-5406-9755-6

I. ①情… II. ①广…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584号

责任编辑：杨向群 郑炜斌

装帧设计：黎国泰

责任技编：吴伟腾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大车工业区东槎片)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4.5印张 490 000字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6-9755-6

定价：4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21848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百年馆庆书系

编审委员会

主 任：刘洪辉

副主任：倪俊明

委 员：莫少强 周国昌 王惠君 毛凌文
吴 昊 林子雄 蒋志华 张晓源

本书编委会

主 编：刘洪辉

副主编：倪俊明 毛凌文

编 委：蒋志华 朱四荣 李毅萍 刘 洪
史江蓉 陈 杏

开头语

这是一沓厚重的“情书”，是献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百年华诞的珍贵礼物。

近三百位作者，从稚嫩小童，到耄耋长者，从学生、教师、技术人员、打工者，到官员、企业家、离退休人员，还有图书馆员，因为爱书的缘故，加入到中山图书馆的大家庭，他们或自愿、或受邀，一齐向岭南最大的公共图书馆送上祝福的心声。

他们介绍亲身经历的馆内见闻：借阅的经历、参与的活动、与馆员的交流……也勾勒出中山图书馆的历史花絮。馆内馆外，因书相连。

他们披露各自的阅读史和成长史，借着在中山图书馆的阅读学习，有人走出颓靡沮丧，获得力量；有人找到奋斗目标，改变命运；有人潜心修养，收获幸福。书里书外，都有故事。

他们倾吐对中山图书馆的深情，说中山图书馆能将熙攘的尘嚣挡在门外、使浮躁的心沉静，能指点迷津，能疗伤；说中山图书馆是百科杂陈的大讲堂、知识的富矿、思想的盛宴、人生的加油站，是良师益友；说中山图书馆是避风港、忘忧台、极乐土、温柔乡，是精神的家园。有声无声，真情长在。

其实这些“情书”不单是送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心语，也是献给天下所有图书馆的咏叹，是对书的追求，对知识的礼赞，更是对普遍均等、个人尊严和终极价值的渴慕。

春去秋来年复年，书香情真长相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愿做大众永远的精神乐园。

目 录

你是我的依靠	丁凯丽 1
图书馆可以助人疗伤治病	于幼军 3
我与中山图书馆——邂逅、交流、学习、收益	卫国定 7
抗战时期我在广东省立图书馆的经历	马旅 9
发现的喜悦	马辉洪 12
六十六年情缘	王宗龄 14
道藏于书	王杰 15
感谢中山图书馆	王炜 18
她给我灵魂	王禹 19
谢谢您，中山图书馆——一个山区基层图书馆馆员的心声	王锐夫 22
百年华诞 百年树人	区则明 26
永远的张伯	方文真 28
亲切的省馆	方家忠 30
中山图书馆是我的好老师	邓卫中 33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赋	邓骁 36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书读的日子	龙吟华 38
岁月无法抹去的记忆	卢洁峰 41
中山图书馆，我的精神伊甸园	叶小玫 44
我和中图的七年之“氧”	丘瑜 48
是你留住了父亲	冯凯 50
我的图书馆、我的同事和我	冯倍青 52
天南书府 红棉绽放	乔好勤 58
我与中山图书馆的三段情	朱凡 62
在数字化服务方面竖起的丰碑	朱建亮 64



我与中山图书馆	仲早 66
回顾总结过去，更上一层楼	邬和镒 71
书林遇知音	刘伟 74
难忘中山图书馆	江宜进 76
书架间的踮脚张望	江海青 78
从中国到美国：情系中山图书馆30年	许光秋 80
记忆中的“儿童读者会”	祁建生 82
漂泊者的港湾	孙玉祥 84
我与孙中山文献馆	麦哲维 86
情缘	杨先桂 88
中山图书馆助我成长	杨光治 90
中图琐忆	李宏荣 93
我与中山图书馆之缘	李花 106
我与省图不解缘	李欣然 108
我的父亲李易安	李昭淳 110
那些回忆，书香犹存	李爱民 119
让我飞得更高	李晨亮 121
拜在中山图书馆门下	李焕真 123
一百分的工作	李雅玲 125
平淡的故事	李福标 128
似，胜似！	吴丽敏 131
百年中山图书馆，陪伴走过十五年	肖伦展 133
你伴我走过……	何庆生 136
道是无缘却有缘——我与中山图书馆50年	邱昶 138
我与中山图书馆	邱捷 141
中山图书馆，我的良师益友	余齐昭 147
我曾是中山图书馆的老馆员	邹才英 150
这里有我的汗水、欢乐与感悟	邹荫生 154
蓦然十七载 此情已刻骨——记我与中山图书馆	宋玲 157
文化圣殿 铭恩之情	张玉宝 160
曾经和永远的“天堂”	张白影 162
伴我成长——记我与中图的点点滴滴	张佩珍 165
张世泰与图书馆	张武耕 170
中山图书馆伴我成长	张金超 181
结缘中山图书馆	张剑屏 183

母亲·儿子·图书馆	张敏仪 葛俊贤 185
“缘”系中山图书馆	张耀年 188
一馆一圈人	陈小燕 193
我与中山图书馆追随求索三十年	陈予欢 195
爱心连接起来的友谊	陈红丽 197
深深海洋的一叶小舟	陈杏 199
沁园春·祝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百年华诞	陈国伦 201
乡土教育的宝库	陈宜喜 202
感谢中图	陈泽泓 204
中山图书馆：伴随我成长的良师益友	陈苗华 206
在回忆里等你	陈诗 208
我与中山图书馆共同成长	陈蕾 210
我喜欢你是宁静的	陈麒羽 214
省图的“黄金屋”	林书健 216
新中国首次全国古籍善本普查追忆	林庆云 218
我与中山图书馆——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林凌 222
中山图书馆，我成长的摇篮	林梓宗 228
到中图去	范科丽 231
我知，你在	范雪梅 233
十年，有你更精彩	罗桂珍 235
馆缘	罗嘉 237
我和中山图书馆有个约定	周桂羊 239
我的第三地	冼瑜 241
解渴	郑颖如 243
我的启蒙与启明灯塔	胡夫伦 244
中山图书馆，我的文化乐园	胡冰 246
中山图书馆助我成为一名记者	郝飞 248
同行六十年	郝晓权 250
中山图书馆里的“好东西”	赵一鸣 253
我和你——为纪念中山图书馆建馆100周年而作	赵平 255
杜定友与“读者会”	钟晨歌 258
我与省立中山图书馆交往的三次升华	侯月祥 261
图书馆，我魂牵梦萦的彼岸	施纪泽 264
藏书惠人知世 求真向善寻美——记我与中山图书馆两事	洪小琪 268
中山图书馆帮我圆了作家梦	贺远宁 272



回眸中山图书馆	秦世磐 273
令我感恩戴德的广东中山图书馆	袁钟仁 277
终身的幸福——我在中山图书馆35年的生活与奋斗	莫少强 280
我和外公在一起的日子	莫虹 286
我与中山图书馆的缘分	高文迪 288
回忆金敏甫先生在我馆工作的最后二十年	高炳礼 290
书香伴随我成长	高意心 293
情怀图书馆	唐瑜 294
我们与省中山图书馆的情谊	容璞 301
图书馆恋曲	黄大德 303
温馨的驿站	黄占锋 308
在绘画中成长	黄光启 311
常怀感恩之心	黄昕 313
百年树人百年计，世纪兴图世纪功——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百年感言	黄俊贵 316
知识之窗 不解之缘	黄振位 322
从民工到总监的跨越	黄晓鑫 325
下一站，中山图书馆	黄敬伟 327
在中山图书馆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日子	黄阔登 329
中图助我实现“中国制造”梦	黄瑞新 331
怀着IFLA情结，我来到省馆	黄群庆 333
深切怀念何卜吉同志	黄稻 335
芸台锁不住 毕竟书香来	黄稻 337
缅怀叶得春馆长	黄稻 341
“古籍修复资深人士”前传	黄震河 343
履文化传承使命 践敢为人先精神	曹树金 345
中山图书馆为我解疑	龚伯洪 348
《华夏诗报》与中山图书馆	野曼 349
活的传统 新的发展	程亚男 350
我与中山图书馆	温明 352
她伴随着我的成长	赖美仪 354
一息尚存书要读	谢素军 356
我与中山图书馆	熊炜 358
中山图书馆，我的红娘	蔡文颖 360
陪伴我成长的良师益友	谭子婷 362
继往开来 再创辉煌	谭祥金 赵燕群 364

我在网络资讯部工作的日子	潘妙辉 370
我与中山图书馆的二三事	颜良辉 373
铁窗书缘——中山图书馆与我的狱中博士论文	黎元江 377
后记	381

你是我的依靠

丁凯丽

我从未如此的依靠它。它，就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回想最初的偶遇，似乎还历历在目，却没想到，这以后，便与它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很自然，很难忘。

那一年，我刚大学毕业。然后，进入了一家并不理想的单位，干得不顺心，终日郁郁而不得志，仿佛失去了人生的追求。

日子平淡如水，我的工作也平淡如水。

一天，我接到一个任务，需要查阅一些资料，我翻遍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文献，也浏览了几乎所有的网站，却依然无法找到我需要的东西。

顿时，我好像走到穷途末路，无计可施。再想不到办法，我的任务肯定完成不了，这意味着，我会被扣工资。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惩罚。

我在QQ上向朋友大吐苦水，希望能得到帮助。果然，有一位朋友推荐了中山图书馆：你可以去看看，或许它那里有你要的东西。

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我将信将疑，去就去，反正也不远，就权当出去散散心，也没什么损失。于是，我便前往。

结果呢？我找到了需要的资料，并且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间图书馆。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一见钟情来得如此理所当然，真让我自己都有些惊讶。

是的，这里的书包罗万象，并且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藏书，还有那先进的电子阅览室，方便快捷地为你服务。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弥漫在每个角落的文化氛围，一旦踏进来，你就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我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也开始忙里偷闲，来到这里，净化自己的心灵，用知识为未来加油。

不久，我作出一个决定——考研究生。

我的决定并不突然，因为我不愿就此过一生，生活需要改变，而我的改变，就从考研开始吧。

可是，我丢下书本已经三年，再重新拾起，总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这时，我第一个想到的，第一个去依靠的，又是它——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每天晚上，我下班后，就来到图书馆，坐下，认真复习。渴了，喝口开水；



饿了，随便吃个包子，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没关系，我随时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无论是藏书，还是电子阅览室，总有你用得着的知识。

这样的生活，我坚持了一年——现在回想，我不禁有点佩服当时的毅力。

我如愿以偿考上研究生，再一次进入校园学习。此时的我，变了不少，从懵懂青年到成熟青年，我用了四年多的时间。而这一切，中山图书馆就是最直接的见证者。

我不想说太多，所有的感情尽在不言中。我是幸运的，能在当今浮躁的时代，找到这一片纯洁的净土，不能说不是一种缘分。或许，对图书馆而言，我只是芸芸众生中极普通的一员，它不在意。但我在意，如果没有它，我不知道我会是怎样一个模样。

相遇，相识，相知，我和中山图书馆就这样慢慢走过来。这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我已习惯在晚饭后，不带手机，不带钱财，悄悄来到这里，用心感受它的氛围。我不希望被其他尘世俗物扰乱了这里的清雅。

我依靠它，中山图书馆，它伴我经历了最坚苦的时刻，也分享了我真实的感情，恍如良师益友，陪着我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真的，谢谢您！

（作者系全职妈妈）

图书馆可以助人疗伤治病

于幼军

古今中外，多少哲人贤达盛赞图书馆：集古今一切圣贤遗产之大成，是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宝殿，是思想的疗养院、精神的粮仓、人生的驿站和加油站，云云。多少有识之士从自己和他人的经历中，认识到读书是一种享受，是一种生活方式；读书能养浩然之气，使人充实、明智、灵秀、周密、精邃、庄重、思辨，等等。

四年多前，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从中深切感悟读书和图书馆还有一大功用——疗伤治病。图书馆能够帮助人们抚平心灵创伤，摆脱精神困境。

2007年9月，我从山西省被调到文化部工作。翌月，参加中共十七大后，连续三个多月率队到文化部下属十多个单位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形成了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我自己执笔整理调研成果、拟出调研报告，经部党组、部长办公会议多次讨论达成共识，报党中央有关领导和中宣部同意后，主持召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动员部署。正在我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准备大干一场之际，突闻晴天霹雳，先是被接受调查，半年后被撤职处分。

受处分后，我面对现实，在反求诸己、痛定思痛之际，反复告诫自己：败走麦城、身陷逆境也是人生大学校、大熔炉。运交华盖、遭受挫折，理念信念不能变，精神身体不能垮，不虚度宝贵光阴，不白领人民俸禄，利用赋闲待业之机，读书去也。

2008年10月，受处分后十来天，我安顿、安慰好八十高龄的老母亲，来到位于北京紫竹园畔的国家图书馆。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与国家图书馆的负责同志商量，在行政办公楼二楼安排了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配上了书桌、书柜和一张床，供我读书写作。几个月后，又搬到五楼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在此开始了赋闲待业的读书生活。

我每天上午8点多抵达这间“紫竹书房”，读书、做笔记摘录至中午12点多，在馆里员工食堂打点饭菜，吃完休息个把小时，下午继续读书至6点多离馆。回家自己动手煮碗荞麦面、豆面之类，打上两个鸡蛋或丢进一根广东腊肠，前后十来分钟连煮带吃就对付过去了。周末、节假日饭堂不开伙，我就到附近的“庆丰包



子铺”，买上二两肉包或饺子，就着茶水吃下去。后来，国家图书馆新开了一家为读者服务的“品诺咖啡店”，每逢周末、节假日读书饿了，就到那里花18元叫上一份“碟头饭”，外加10元的素菜汤，倒也津津有味，比吃包子改善多了。晚上则去散步、游泳或打球，过上了“文学与出汗”（借用鲁迅一篇杂文的题目）加清茶淡饭的生活。虽孤寂清苦，却也乐在其中。每天读书不辍，渐渐地，书读进去，人走出来了。

过了两个多月读书郎的生活。一天，忽闻挚友——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病危的消息，次日即乘飞机赶回广州。下了飞机直接去医院，总算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上最后一面。那天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轻声说话，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没想到第二天他即驾鹤西去了。

在亡友的告别仪式上，我见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对他说：“我母亲最近的心情和身体不好，我想在广州住一段时间陪陪她老人家。家里来访的朋友客人络绎不绝，你可否在中山图书馆给我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得下一张书桌即可，供我白天躲在那里读书。”昭淳二话不说，当即爽快应诺。

第二天（12月30日）上午，我到了位于文德路的中山图书馆分馆。步入馆内，但见古树参天，林木荫蔽，全无大都市的喧闹尘嚣。楼、院面积均不大，却历史悠久，可谓是广州的文脉之地。北宋绍圣年间，即在此地建起了学宫，此后数百年屡废屡建，至明代为广府学宫御书阁，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馆内番山亭前一副对联，道出了此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崇广府千年道统，接学宫一脉书香。”真乃大都市潜心读书的一方绿洲、一块净土。

李昭淳把我带到善本书库，让我看一册新近入藏、已有800年历史的镇馆之宝《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善本刻本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赵城金藏》年代相近，堪称国宝双璧。

李馆长又把我引至二楼东南角一间约十平方米的房间，已摆放好了书桌、书柜、沙发等，窗明几净，阳光明媚。我谢过了李馆长等人，当天就在那里开始了读书生活。过了多日我才了解到，给我使用的这一间原是一位副馆长的办公室，他临时腾出来让我用。细心的李昭淳担心我整天埋头读书太累、太闷，隔三差五地来与我聊聊历史、宗教，送上帮我查找的图书资料，还嘱咐毛凌文副馆长和张喜年博士等人，协助我及时查找和复印资料，使我得以专心、顺利地读书和写作。

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样，每天上下午准时来到这间“文德书房”读书、写作，元旦、春节、节假日也不例外。以至于昭淳和我开玩笑：“你元旦、春节每天都来馆里‘值班’，我们应该给你发‘加班费’。”我笑答：“我也没有给你们交房租，扯平了。”

这里十分安静，且没有人知道我在此读书。除黄崧华、刘斯奋、赵军、张

文可数几位老领导、老朋友恰巧碰上了，与我促膝交谈一番，基本无人打扰。这段时间我的读书效率较高，两个多月时间，除读完十多本书，阅读、复印了约一百多万字的资料，还拟出了五六万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提纲。该书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二十多年前，我与年轻时的伙伴黎元江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就常常来中山图书馆查找和借阅图书资料。我至今还记得，在写作第二卷时，我委托李昭淳帮助查找苏联“肃反”、“大清洗”时基洛夫被刺这一关键事件的有关史料。他在本馆找不到，就专门致函联系请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上海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帮忙查找。可以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让我与中山图书馆结了缘。

2009年3月10日，我离开中山图书馆回到北京，又一头扎进国家图书馆的“紫竹书房”，继续过“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开始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一书的写作。这时已从文化部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和其他馆领导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和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安排馆内决策咨询部的卢海燕主任和咨询员张曙光博士协助我查找复印图书资料。我每每开出图书资料清单，她们很快就送到我的手上。有时，我也直接到书库去查找图书资料，后楼走到前楼非常方便。爬格子手写的书稿出来了，文化部文印室和国家图书馆的几位打字员轮流帮助我打印出来，使我节省了许多时间。每隔一两个月读书写作累了，我便拿出10天左右的时间，到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和革命老区去实地察看、收集资料，请教当地的革命老前辈和专家学者，先后跑了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上海等十来个省区市，收获甚丰，为构思写作奠下基础。

如此春去秋来，我阅读了约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摘录，桌子上的书稿也越摞越厚。经一年半努力，我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又着手把十多二十年前与友人合著的第一、第二卷我负责“切块包干”写作的部分进行修订，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主要著作，阅读、吸收了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近二十多年研究的新成果，收集整理了一批国内外的新史料，对原著大幅度修订，增补了许多新史料、新论述、新感悟，每卷各增写了十万字左右。终于在2010年12月25日，我校对完毕并签发了送往出版社的一、二、三卷全部书稿清样，总算做完了一件事情，顿觉如释重负。非常凑巧的是，我那天上午刚托人把书稿送出，下午就接到中组部负责人的电话，通知我下周到新工作单位报到。也许是苍天有意给我两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见我完成了书稿，连一天也不让我休息。

2011年5月，《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二、三卷出版面市。我怀着丑媳妇见公婆般忐忑不安的心情，观察学术界和市场的反映，等待着读者的审判。所幸



是，该书出版半年多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学术研究》、《粤海风》等国内几十家报纸杂志纷纷发表了书讯和书评文章，或连续数月选载其中若干章回；国内几大网站均发表了书讯、书评或连载，数万网民在微博、跟帖上发表了令我心暖、心动的话语，其中也有几段不同意我书中的一些观点；几十位热心读者给我来信，在对拙著肯定、赞扬的同时，指出了书中若干需勘误之处；许多革命老前辈及其后人、著名的专家学者给我来电来函，赞同我秉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良知负责”的写作态度及书中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热情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中宣部领导同志肯定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国家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读完全书后对我说：你这部书在国内出版物中创了两个第一——以五百年的历史大视野，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起源发展及艰辛曲折梳理清楚并说清楚，在国内出版物是第一部；以文学的体裁、文学的笔调写作严肃的政治理论和重大的历史题材，在国内出版物是第一部……这一切，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给了我今后学习、思考、研究和写作的启迪及动力！

该书出版一年已三次印刷，第一、二卷发行了各十多万册，第三卷则发行了二十万册。《社会主义在中国》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评选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2年资助出版项目，正被翻译为英文将在世界发行。我在感恩社会、感恩读者的同时，自然会感恩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因为这本书是在这两个图书馆怀胎十月呱呱落地的。更重要的是，这两年多在图书馆的读书生活，使我得以冷静下来，全面反思我们党和国家走过的道路、当今中国的理想信仰和道德建设的状况、当下种种令人喜忧参半的社会现实问题等，系统清理了自己的思想，想得很多很多……

（作者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

我与中山图书馆

——邂逅、交流、学习、收益

卫国定

六十二年前，首次见识了被没收外国教堂改设成的图书馆，由一位漂亮的穿着列宁服的姑娘管理。那丰富的书刊、报章可让你免费、随意看上一整天。给我了解吸取新事物极大帮助，惠及日后我的成长。

首次知道中山图书馆是于2006年策划发行《广州大典》史籍时，有中山图的李先生倡议以钞票纸印刷，此乃前无古人的创意。以此窥感该馆文物风采底蕴丰厚。

前几年，因一批经济、金融史物、史料让渡一高校事宜中，若干细节需要引证，遂往特藏馆查阅以求确证。时与另一读者交谈中，偶被管理员听得，她表示：我馆也需这些。后由其请示、撮合，安排携藏品与倪姓馆长晤面。次日往见，寒暄后交流甚为投契，共识的基础是他敲定的“共同抢救文化”主题。交往数次，馆方慧眼识珠，后竟成功交易，价格虽不理想，但这批历数十载苦心收藏物，终被选入历经沧桑而青春永葆，并善发扬的“婆家”而令我放心。

差不多每年寒暑假，我会偕老伴来穗探视从楚国故地——湖北黄石市移民羊城，被称为“新广州人”、新客家的次子一家三口。

其间，总会抽空来中山图阅书或听讲座。其实，他一家常“倾巢”来馆，各取所“喜”，而次孙铜铜在读幼儿园时，就开始了爸妈赴馆陪读的历史。

因为住在石溪，往返费时，午餐就选在一墙之隔的小食铺中，以利晌午后的再“战”故事。

也因他们的荐介，我们去看书也多重复他们所选，品尝了在家乡未闻的什么煲仔饭、荷叶笼饭、鱼皮粉面等“一食钟情”的粤省美味。能令读者诸君饕餮“精神食粮”大餐后，又能即时吸纳生理食粮这巧妙的布局，恐是中山图的辐射效应吧。

我国有句俚语：“又吃又拿。”不错，你可以吃了又拿：馆后部有个设在地下室中相当大的廉价书屋。其出售的书刊品位和质量决非二流，是淘书者价廉物美的选矿场，折扣低得算是白拿。另一处“拿”的地方算是书刊交换处了，付有